

现代人的自画像

试评《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张礼龙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论文根据《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内容,指出这是一首具有强烈现代色调的戏剧独白诗。诗人以独特的形式写下了这首既含有故事情节,又反映了代言人普鲁弗洛克性格的诗歌。这首诗歌描述了一个胆怯的中年男子的意识,向读者展示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现代人的三个世界:半明半暗、没有意义、被乙醇麻醉处于梦幻、介于地狱与人间的庸俗无聊的外部世界;分裂而又孤独、浪漫又疑虑、优柔寡断的内心世界;以及感官的欲望和文明的约束相互交织的被动窝囊的幻想世界。这种人既感到对现实的不满,带着欲望,憧憬着未来,但又无法摆脱约束,不敢去追求一幅更为广阔、更为丰富、更有朝气的的生活。从实质上看,这首诗歌向读者展示了一幅丧失信念、胆怯、空虚、疑虑重重的现代人自画像。

[关键词] 普鲁弗洛克现代人 浪漫 疑虑 胆怯 约束 自画像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detailed analysis on the poem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by T. S. Eliot. It points out that the poem is a dramatic monologue of strong modernist tone. This poem shows the character of the speaker most clearly with its plot. It describes the consciousness of a timid middle-aged man and displays the three worlds typical of a modern man's existence: the vulgar and idle external world at dusk that is meaningless and etherized at the entrance to the hell; the inner world that is split, lonely, romantic, doubtful, and hesitant; and the imaginary world that is passive and cowardly and mixed with sensual desire and restriction of social rules. This kind of person is dissatisfied with the reality, desirous of a glorious future, but dare not pursue a broader, richer, and more vigorous life due to his own mental restrictions. In essence, the poem is the self-portrayal of a modern man that has lost his faith and belief, and is cowardly and full of doubts.

[Key words] Prufrock, modern man, romantic, doubtful, cowardly, restriction, self-portrayal

十九世纪中叶,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提出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动摇了人们的宗教信仰。到了二十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争夺进一步加剧,正如英国著名诗人叶芝所描述的:

万物崩散,中心难再维系; / 世界上遍布着一派狼藉, / 血污的潮水到处泛滥, / 把纯真的礼俗吞噬; / 优秀的人们缺乏坚定的信念, / 而卑鄙之徒却狂嚣一时。

就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下,著名诗

人、剧作家、评论家、现代美国诗人中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略特于1922年发表了她的代表作《荒原》,以独特的手法和惊人的笔调向世人展示:二十世纪的西方世界就是一片荒原。他的诗歌《荒原》被文学界公认为本世纪最有影响的诗歌之一。“荒原”这一词也成了描述当代西方社会的人人皆知的日常用语。而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诗歌和文学评论界在很大程度上就被艾略特一个人所支配。

艾略特是十七世纪新英格兰名门望族的后裔，出生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镇。少年时就读于波士顿预备学校，后来入哈佛大学学习文学和哲学。大学读书期间，他曾当过文学杂志《哈佛倡导》的编辑，并在此杂志上发表诗歌。1910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同年，他完成了他的第一首重要诗歌《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以下简称《情歌》）。旅居巴黎一年以后又回到哈佛继续攻读哲学和语言学，同时自学法国诗歌和梵文。他早期的诗歌风格就是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那里学来的。1914年他又成了德国马尔堡大学的研究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离开德国，定居英国。在那里他结识了另一位年轻的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庞德发现了他的才华，把他的《情歌》竭力推荐给美国《诗歌》杂志主编哈列特·门罗。从此，艾略特的作品开始与读者大众见面。

《情歌》发表于1917年，为诗人的成名作，现已被认为是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这是一首具有强烈现代色调的戏剧独白诗。在这首诗里，诗人以戏剧独白的形式写下了这首既含有故事情节，又反映了诗歌代言人性格的诗歌。在这类戏剧独白诗里，情节与行动往往都是跳跃性的，不连贯的，读者必须用想象力去填补那些尚未明说的空白部分。《情歌》更是如此。这首诗歌描述了一个胆怯的中年男子的意识，好像是他自言自语，又好像是没有说出来的一种内心的思考。从内容来看，此诗歌向读者展示了现代人的三个世界：外部世界、内心世界和幻想世界。从实质上看它向读者展示了一幅丧失信念、胆怯、空虚、疑虑重重的现代人自画像。

（一）外部世界：地狱与人间——庸俗无聊

首先，这首诗的题目就带有一定的讽刺意味。一般说来，情歌是唱给单个的情人听

的。但这首诗歌中的“你”却指的是普鲁弗洛克他自己，或者是另一个跟他处境相似的“空心人”。诗歌的诗序为意大利原文，出自但丁的《地狱篇》，是吉多·蒙特费尔特罗讲话的一部分，说话时，他正在地狱的烈火中煎熬。他认为来访的但丁也跟他一样，不能回到阳世把他讲的话告诉其他人。这诗序也向读者展示了普鲁弗洛克的特征：就像但丁诗歌里的角色一样，普鲁弗洛克是在地狱里，“这里当然指的是他正处于他的情感的地狱里”。那样他就可以坦率地向读者倾吐他的罪恶及痛苦。诗中的“你”首先指的是一般读者，也可以说指的是主人公可以对之袒露心胸的知心朋友，这就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读者大众。读者与普鲁弗洛克同属一个世界，同患一种疾病。诗歌还进一步阐明，这种疾病就是丧失对生活意义的信念，丧失一切创造力，生活没有目标，过于敏感地关注自己个人的利益。

时间是在傍晚，“你”被邀请一起去访问。随着诗行向前推进，这傍晚的世界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这不是在夜晚，也不是在白天，而是在傍晚的时分，“当暮色背靠着天空伸展着，/像被麻醉的病人躺在手术台上”。这一意象展示了一个病态的世界，也使人联想到另一个意义上的黄昏世界：那就是介于生命与死亡之间的领域。这时的安静不是自然睡眠时的宁静，而是不祥的沉寂。

接下去诗中写到：

让我们走，穿过行人稀少的街道，
/走过通夜难眠的廉价客店/人声嘈杂的僻静角落，
/走过满地锯屑与牡蛎壳的饭馆……

也就是说，要想到达属于普鲁弗洛克的那个世界，“你”必须得穿过一条肮脏街道里的一个贫民窟。在这种环境里生活的女人们讲出的话肯定是庸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

她们所谈论的话题就一定也是庸俗的。实际上她们所议论的米开朗基罗是个史诗般辉煌的艺术大师，具有极强的个性，是文艺复兴时期充满创造活力的典型人物。但这与普鲁弗洛克的那个世界和那些无所事事的女人们截然不同。她们只是把他的艺术当作闲聊的话题罢了。

从诗歌的第 15 至 22 行，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傍晚气氛。但是周围已发生了一些变化。渐渐降落的烟雾把诗歌里的客厅与外部世界隔离开，而且用熟睡家猫的意象来形容这烟雾，这样就普鲁弗洛克世界里的那种懒散无生活目标的状况形象而生动地展现了出来。这是个半明半暗的没有意义的世界，也是一个被乙醇麻醉，处于梦幻中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又处在另一个被击败的贫民窟世界里。

（二）内心世界：浪漫与疑虑——优柔寡断

从 23 至 34 行，诗歌又插入了两个新的主题：一个是时间，另一个是外表与现实。首先，他有用不完的时间来作出那个伟大但不可名状的决定，以解决那个“压倒一切”的问题，他也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修正各种景象。在这里，“景象”（vision）一词意义重大，因为，正如美国诗人、评论家罗伯特·潘·沃伦所说，“它暗示他有可能会看到某些事物的本质、某个真理的闪现以及美的展示。”然而这个词又跟下面的一个词“景象修正”（revision）相抵消，因为“景象修正”意味着第二次的思考与主意的改变。为此，普鲁弗洛克为自己准备了一个面具，因为他不敢直接面对这个世界，他需要把自己伪装一番。

他为什么需要这么一个面具，到了下一个诗段就很清楚了。他担心那个世界会注意到他的所有的缺陷与不足，从而对他进行冷嘲热讽。在这里，时间这一主题又有了不同

的侧重点，那就是时间紧迫感。普鲁弗洛克一方面感到时间十分紧迫，不应该再犹豫，而另一方面，他又感到非常害怕。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有胆量用这个意义重大的问题把“宇宙”扰乱？

在诗歌前面的 1 至 48 行里，他向读者展示了他那分裂而又孤独的内心世界。他是个情人，可他又没有勇气去求爱。在第一行中他既是“你”又是“我”，独自一人在这个城市里的肮脏街道上行走。他看到充满雾气的夜晚正在降临，他变得越来越犹豫不决，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下决心的时刻。他不断地问自己：“我敢不敢/把宇宙扰乱？”而实际上，他是在问：一个中年男人是否应该有向别人求爱的想法？

接下来的三个诗段，即从 49 到 69 行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普鲁弗洛克不敢把这宇宙扰乱。首先他自己就属于那个世界，而且还是那个世界的典型代表，因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已经用咖啡匙量过我的一生”。因此如果他竟然批评那个世界，就显得装腔作势。再说他也害怕这个世界，接下去在他的想象中又出现了将要像针一样把他钉在墙上的带有敌意的眼睛。这种害怕使他不敢改变他的平日生活方式，更不敢对那个世界品头论足。

上述三个诗段中最后一段的结尾方式与其他两段大体相同，那就是：我了解这个世界，“我哪敢冒昧行事？”但其内容确是前两段未涉及到的。那就是手臂与香水。这不能简单被看成是普鲁弗洛克世界里的细节。现在诗歌代言人的想象中出现了不是一个女人，而是许多女人。

我早就熟悉这些手臂，全都熟悉——那戴手镯的白洁的裸臂，/（可灯光映出淡棕色的茸毛，）

普鲁弗洛克深深地被这些女人裸露的臂膀及其散发的香味所吸引。但是在这浪漫的

吸引中，我们还可看到诗歌代言人更为现实的观察，那就是在括弧中所描述的女人臂膀上的“淡棕色的茸毛”！这一观察到的细节既是现实的，又带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浪漫的吸引与这带有神经质的反感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面对这样的情景，普鲁弗洛克该“如何开始”？

普鲁弗洛克相信，如果他能促使这一关键时刻到来，他也就是会像拉撒路那样起死回生，也就是说从毫无意义的生存中觉醒。拉撒路是圣经《约翰福音》中的一个人物，他病死被安葬四天以后，基督来到他的墓前使他复活，然后他从墓中走了出来。

但普鲁弗洛克仍然在欲望和疑虑之间徘徊。他在设想如果他求爱的结果只是发现那个女人从来就没把他看做是个可能的情人，那他该是如何的无地自容。他在设想她那迅速、不加思考而又残酷的反应：“我根本无此意，/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也就是说，他担心，即使他能像拉撒路那样死而复活，并带着有价值的信息，人们对他仍旧是无动于衷，他仍然会被拒绝。

从 87 行至 110 行，普鲁弗洛克不断地问自己，即使他有这个胆量进入那一关键时刻，这是否值得一做？那一关键时刻究竟又意味着什么？这似乎进入了一个爱情故事，是与一个女人实现某种理解。而实际上普鲁弗洛克却认为这“压倒一切的问题”涉及到整个宇宙，也就是等于“把宇宙挤成一个球/滚向一个叫人无法回答的问题。”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关系，与此相联系的是整个世界和人类生活。如果生活没有意义，个人间的关系也不可能有意义。

普鲁弗洛克后来又说到他不是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确实是经历了怀疑与绝望。哈姆雷特向奥菲利亚提出了那个“压倒一切的问题”，而奥菲利亚一点也不明白他的意思。哈姆雷特一直在推迟他那决定性的行动，可

最后他还是采取了果断的行动，达到了他复仇的目的。哈姆雷特和米开朗基罗一样诞生于历史上富有创造活力的文艺复兴时期。这正好与诗歌中普鲁弗洛克的那个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三) 幻想世界：欲望与约束——被动窝囊

从 120 至 128 行里我们看到普鲁弗洛克只得无奈地承认了他自己的角色，意识到他将永远不会提出那个“压倒一切的问题”，同时，他的年龄无限期地推迟了他本应采取的行动。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正在衰老的人，在海滩上充满渴望地看那些戏水唱歌的女孩。而那些女孩似乎也顾不上看他，他心里明白：“我老了……我老了……”，“她们不会是唱给我听”。接着这一场面又转变成充满活力的美丽景观：

我见到她们骑在浪尖向大海驰去，/梳理着波浪被风吹起的长鬃……

那些女孩一下子变成了美人鱼，骑在浪尖上凯旋似的、毫不费力地在大海里游荡。这正好与普鲁弗洛克所生活居住的那个死气沉沉的世界形成了又一个鲜明的对照。

诗歌末尾的那一段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把读者又带回到普鲁弗洛克原先的状态。他起先在有很多海女的大海宫室里徘徊，这样的经历也只能出现在梦中。“一旦被人声唤醒”，就意味着回到人类的现实世界里，就会被窒息：“我们就得淹死”。诗歌的最后意象非常形象地展示了普鲁弗洛克的性格及其困境：他只能在梦中进入充满活力的大海；但即使在这样的梦里，他也只能扮演一个被动、负面的角色。他没有驾驭大海的魄力和胆量，无法到浪尖上去游荡；面对一群海女，他只能在“宫室”里徘徊观望。当“海女们给我们戴上红棕色海草花环，”他似乎在精神上进入了享乐主义的天堂。即使这也算是成功，那也是极其短暂的，因为“一旦

被人声唤醒，我们就得淹死”。换句话说，他既不能在海中或者大海浪漫的梦境中生活，而他那毫无生气的人间世界又使他窒息，他进退两难，实际上成了一条离水之鱼。

我们看到，普鲁弗洛克的内心世界是极其矛盾的。他不能像哈姆雷特那样坚决果断，而只能幻想浪漫。到了诗的结尾，他只能卷起裤管在沙滩上行走。他看到浪漫的海女唱歌的景象，但他又担心她们不是对着他唱歌，即使她们是为他而唱，其目的也是要把他引入歧途，使他遭到灭顶之灾。因此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只能继续生活在远离现实的白日梦世界里。

总的说来，普鲁弗洛克是诗人艾略特十分了解的人物，他是个有文化、有教养、十分敏感的绅士和学者，但他对现代社会感到厌倦。同时他的礼仪感和对被嘲弄的担心妨碍了他去追求一种更为广阔、更为丰富、更有朝气的的生活。美国文学评论家罗纳德·海尼对这首诗评论道：“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看，这首诗歌描述了感官的欲望和文明的约束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每个人都渴望把社会公众的指责丢在脑后，在追求感官享受的过程中获得彻底的解脱，但绝大多数人又都像普鲁弗洛克一样，由于害怕别人的嘲笑，并担心自己不配而总是犹豫再三。”

这首诗歌讲的不仅是普鲁弗洛克一个人的状况，他还代表了现代人所共有的一种疾病，尤其是在诗歌的最后一段，我们突然看到：“我们”又取代了“我”，这就跟诗歌开始的“你和我”相呼应，进一步说明不仅是他自己，而且其他人也处于相同的困境。

《情歌》是一首带有讽刺意味的诗歌。

普鲁弗洛克看到了他自己所处的尴尬境地，可他又不能自拔。他首先把自己的内心世界暴露了出来，然而，他既看到了自己的困境，但又无法纠正，无法逃脱。正如张子清先生对这首诗歌所作的评论：“T·S·艾略特把握了西方现代城市生活的腐败本质，成功地揭示了普鲁弗洛克自谴自责、自暴自弃、自爱自重的复杂心态，使这位近于扭曲的形象成为现代派诗歌中成功的典型之一。其成功之处还在于T·S·艾略特在厌恶高大形象的反英雄时代创造了一个窝窝囊囊的反英雄，一种荒诞的剧中人。”

注释：

叶芝，二次圣临，载于《英国诗选》，王佐良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568页。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ed. George McMichael et al., Second Edition, Vol. II.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1980. p. 1170.

Major British Writers. G. B. Harrison, ed.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7. p. 1018.

Adventure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Orland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9. p. 780.

T·S·艾略特，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载于《现代美国诗选》，赵毅衡编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75页。（本文所有对该诗的引用均出自此版本）

Cleanth Brooks and Robert Penn Warren. *Understanding Poetry*. Third Edi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0. p. 391.

Donald Heiney. *Recent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Great Neck. 1958. p. 484.

张子清，《二十世纪美国诗歌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25页。